

石
民
四
十
集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二十一

送郎景愚先生守澂江序

賀分守浙西晏憲副誕日時擢粵東巡海

大參序

代

曹能始先生六十壽序

封順德太守金太公暨下太恭人八袞偕

壽序

代

又賀金太公太夫人八十偕壽序

代

方太公方太孺人六十偕壽序

代

卷第二十一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一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序
十二

送郎景愚先生守澂江序

天啓初詔以畱曹冬官郎郎先生爲澂江太守
澂江古梁州境雖去天萬里而沃壤樂土當太
平時士大夫喜居之及一日有事則鬼方之路
斷吐番之故種節部之蠻裔蠶而食之故保妻

子者又莫敢居也郎先生奉璽書之日遼瀋未
破天下晏如也聞者告客集客咸進于先生曰
剛經之不拜太守數十年矣三朝之破格以待
士算先生若也邇歲以來銓曹以貨衡官無暮
夜之金而得善地算先生若也况先生雖老幸
善飯循吏之聲稱足以過而化之願先生速俟
裴先生曰然未也吾以質之茅子茅子自吳來
先生以客之言告茅子茅子愀然曰吾少於先

生者四十餘年先生忘其年而友之將欲其爲
衆人之言乎則先生不勝友也先生旣友之則
吾聞之友者身之半也使其身而疲於道路瘁
於酬應不得樂先王之道以優遊其晚年身不
便也層山之下有宅一區羣子弟而教之以身
之安安天地萬物先生何擇焉先生首領之會
以歲凶穀貴貸錢數十緡澂江之賈人兢以錢
貸先生先生不應也命家督市其丙舍畱旬月

而東師劬天下騷然聞者告客集客咸進於先生曰今河之南河之北虞虜蹂也山之東浙之東淮之南北倭與虜兩虞也况滇南萬里乎願先生無往先生曰然未也吾以質之茅子越數日過茅子而問焉茅子愀然曰吾少於先生者四十餘年先生忘其年而友之將欲爲衆人之言乎則先生不勝友也先生旣友之則吾聞之友者所以有其心也使先生當君父之急坐臥

於山之中水之側付理亂於不聞其心安乎今
朝廷之事雖不得越俎而司之而激江之疆域
千里固以付之先生矣至誠以動之惠澤以浹
之忠義以勵之固吾圉以報天子濟則君之
靈也不濟以身殉之非如匹夫匹婦于溝瀆之
中也天終祚明我聞始於東者中興於西西之
南爲滇百貨具焉固天子之外府也先生善守
之光武在關之東高宗在汴之南可不占而知

也吾又聞之先王之所志神必依焉 高皇帝
之所圖而未就懿文太子之所經營而未畢者
固史氏之所聞也先生善守之先生曰敬聞命
矣乃命戒裝旣成行茅子酌三爵而告曰先生
固循吏也澂江之民嬉且樂兮先生受此爵又
曰先生固彊吏也澂江之民安且鞏兮先生受
此爵又曰先生固毅然丈夫也無謀于筮龜無
謀於妻子終其德永其譽先生受此爵先生欣

然嚙命侍史識之

賀分守浙西晏憲副誕日時擢粵東巡海

大叅序

代

湖樂國也唐宋以來每以優暇士大夫而今之
爲監司守令於其間者惴惴焉是懼豈地有今
咎哉蓋竭澤而事則其難在下繭絲不循則其
難在上上方驅天下之精神日奔走於功令之
中下之精神夢寐遂日唯以免禍患爲計士大

夫束髮讀書進裾入朝亦必先安其身安其心而後可從容展布以救寧天下之大患捍禦天下之大災補救天下之所已敝綢繆天下之所可慮而收天下之大功於不見不聞之地今惴惴焉唯禍是慮則樂土且變爲敝國矣夫豈特湖哉至于湖桑麻不加於簪而上侯日繁索鑰落凋于簪而盜賊日盛至意外之誅求法外之奇獄往往自天而降動輒使人不戕其心必戕

其官震鄰之懼東甌吳郡密邇其間大盜資瘴
唯一帆是利士大夫卽有顏蘇之才與識而處
非其時矣獨我晏公分藩茲地則不然公介以
爲質和以爲用而總靜以杜窺測之倪故不赫
赫以驚名而見者融於德聞者攝於威不皇皇
以趨務而大事則化爲小小事則化爲無至於
魑祟方張而徒禱以挽其虐鄰警方聞而親閱
以振其氣蓋其所本者誠所急者大民安堵於

不見不聞之中而大災大患與夫吏治已敝而將敝者皆默化默回而無其迹公真大臣哉

天子獨知公遂以粵東海政屬焉公張皇不見於眉睫攻取不侈於唇齒而上獨任公以兵

事某于是嘆上之知人哲也公唯介則盜穴

清而士伍肅矣公唯和則羣策効而羣力合矣

公唯靜則九天九地之用運之而無窮矣而公

尤畱意人材於投閒衆棄之中嘗相之牝牡驪

黃之外調護弊借若急欲收其旦夕之用者蓋
公能儲士於無事之時則必能用士於緩急之
日今海上之盜寇閩則擲足而禍及堂粵寇浙
則揮戈而血滿濠渠粵亦脊脊多事矣今其鋒
聞且嚮之公一日受事苟非素有所儲可急出
以當之卽裕於才廓於識豈能倉卒辦哉固知
上之知公者周也公家世多壽公之翁年八十
餘尚強飯當公懸弧之辰郡大夫以封祝之辭

屬某某不能辭而公之新命適聞於其日某幸
逸田間竊爲聖天子知人慶遂舉首加額再
拜以頌天子之休光而因以爲公壽

曹能始先生六十壽序

凡人之情各有其至而世之所稱者未必其心
之所許蓋世樂以貌取人而人心術之微要渺
之地間世而或一人知之其人又未必當史局
執月旦則其兩心相喻者亦閤默私嘆而已萬

門爲夫兩子一爲客部郎一成進士幾幾如磨
之苗夫人而金氏則自霍山君告逝科第久闕
但茅夫人舉七丈夫子諸孫數十人皆績學安
貧習爲孝友恭謹稱吳中雅族人固有以卜其
興也茅夫人之子長君曰達泉次君曰養冲俱
蹶于有司達泉晚以明經爲郡倅而養冲則抱
道田廬久稱民表達泉有令子曰浮弋成進士
爲濟南太守而養冲有令子曰豈凡亦成進士

爲順德太守致其封於兩尊人如其官今方備
兵長沙爲監司而養冲偕卜太恭人滿八袞豈
凡因捧 萬壽表得便道先遂其私猗歟盛哉
較之董氏往日亦幾幾矣而盛衰各一時豈非
天哉說者曰茅太公之警鹿門先生也有以哉
余曰不然夫世祿之家其盛衰時也孝友績學
鬱爲雅族可大可大斯宇內之所難而筆史者
之所記鬼神之所敬也言金氏者以彼不以此

豈非欣春華而賞漪流哉養冲君之生平余雖
不深習之然於卜恭人爲內姻士之過而稱養
冲者如一口當必許我言矣因茅董諸君之進
觴也書以爲序

又賀金太公太夫人八十偕壽序

代

吾姻黨有金彥章氏云當崇禎五年方爲長沙
監兵使者以入賀行將先期便道上其太公太
夫人之觴賓戚皆醵俟忽聞以兵事畱彥章以

業已委贄爲人臣不敢言其私地勉從大府之
命退而蹙然不樂遣其家歸謂曰若爲潔觴醴
腆庖俎以無爲賓戚羞使賓戚之豫情祝辭徹
於兩尊人之目與耳是愈於余小子百拜拳跼
于膝前也家人奉命唯謹其賓戚至密者爲中
表茅氏董氏述其言于余余曰然凡爲人子者
其顯隱雖殊孰不有無已之心焉當其居貧困
約之日值其親之壽考無恙亦孰不自致其菽

水之歡也然而子與親皆若有所未盡者豈非
以出於獨者不若合於衆者之爲愉快乎一旦
犀珮玉履從事明庭苟爲親舉千秋之觴其賓
戚自靡不集矣其集者不特禱而以頌矣夫善
禱者固不若善頌也然而舉已往之邁德陳現
在之休光孰若夫其人方移孝作忠寄封疆之
安危托萬姓之休戚身以天下重親之身亦遂
若天下重之更愉快乎今天下多事矣東自齊

韓西至秦晉南極閩粵北抵宜雲無不爲夷虜盜賊之所擾而中州豫章荆楚其地固天下之腹心也亦人無卽席之安唯吳越千里稍無虞而近者盜入浙區漂血成河天下遂無寧宇彥章方爲楚所推夫楚大國也監司可二十人孰非士大夫之選乃彥章旣以賀行復畱治兵事則楚之監司似無出其右者矣一方之所推天下之所推也行且平盜凱旋司勲奏績天子

將使芟夷天下之夷虜盜賊而以告成 宗廟

收中興之功則彤弓秬鬯行將及於君之門而
太公太夫人欣然而舉一觴則今日聞賓戚堂
上之言又不以頌而以禱爲愉快矣且愚聞之
太公固茅鹿門先生之外孫也 簪廟時粵
西苗叛事在府江制府應公知鹿門先生能兵
檄主者入賀而以鹿門先生署其事不數月以
七千人平十萬積寇至今推征苗之功以明興

三百年此役與斷藤峽爲最彥章今日之事酷似之太公聞休烈於幼年見膚功於垂老亦千古之盛也太公生平蘊奇不發當以此爲愉快又不枉區區世榮矣太夫人素稱比德焉愚忝姻表聞之頗悉其必以太公之愉快爲愉快也愚之頌以禱較諸客如何度太公或首肯焉顧夫人而曰可矣

方太公方太孺人六十偕壽序

代

今皇帝臨寓四十有三載久道化成廣益解額
獨南畿以豐鎬地得數十三歛方君若繩以是
年登第而其兩尊人俱適邁六袞云國人曰異
數也於是其同門生謀所以壽公者不遠千里
徵辭於不佞不佞素無文其言稚不足以進七
匙宜遜謝且不習太公不能述所見獨計太公
司徒公之冢嗣也往不佞童時從先生長老稱
江左典刑指首屈必司徒公恒以不得見爲恨

及謝史局歸書上而若繩與其兄若淵名大噪
則又私爲色喜曰天之報施將不爽也今若繩
先登賢書而其言幸以中其敢辭諸君之請竊
聞之保章氏之說曰弧北有大星名曰老人今
見於女牛之分故江以左類多壽考其風氣與
六季殊又竊從藝苑讀邇時諸先生著述則雕
詞績語以奉萬年之觴者又大半屬于猷中人
豈其地固多壽歟抑風俗都雍子姓豐篤羔雁

之資多及於作者之門歟不可得而計也雖然
又竊聞之宋張介曰吳越之人秀閩蜀之人峭
齊魯之人朴淮楚之人直皆其山水所發者然
也然則山川之孕結當剝蝕之餘則其徵發於
年所當亦必爲天闕爲短折故江左諸山奇攢
秀絡甲於天下而片石必目寸峰必賞自六季
諸君子負好事之名而江南幾無餘蓄獨黟山
跨宣歙間廣袤三百里非一培之寄也其聳峙

祖兩目非小竅之藏也其神剗鬼劃翠玉萬丈
非頑形之棄也而自黃帝鍊氣以來數千年無
齒及之者宋人稍稍蹤跡不及麓而止逮今日
始開嶂鑿壁搜奇剔幽甲於天下則未漓之朴
其人綿永夫固亦道歟雖然不佞又有說焉夫
龜鹿視息非不壽也而其質不貴孤枝老幹非
不壽也而其蔭不遠藝苑家負一言之重孰肯
輕擲如椽而獨於人之壽者不德而必德之也

不昌而先昌之也不奇際而若唉以駭也其誰
之過歟試考諸先生所與篋中人進觴之詞其
有爲名父之子若太公者幾而人其有爲名子
之父若太公者幾而人其有爲夫婦之偕壽無
忤而懸弧設帨之辰其甲子者又幾而人華
封致祝之時適遘鹿鳴之盛者又幾而人則因
而推原太公之懿德其所陰蓄而未宣者可知
而推原孺人之閨範其所闕肅而勤施者可知

則不佞今日之言其庶幾無媿矣諸君子以通
家之好奉觴而致辭者亦庶幾無媿矣其敢以
塞諸君子之命客曰子之言似矣而未也 今
上久道旣洽躋世仁壽故四隅之內類多壽考
而九天之上三世隆際故率土之中皆多奇會
而太公爲司徒之後世濟忠貞故其遭逢亦若
先施而及也不佞撫然曰唯唯然則保章氏之
說與山川之徵驗其殆猶迂而未協也并識之

以請質于太公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一

終

言動非長安貴人也意以隱君子流及與之論
當世成敗古咎是非橫貫百家瀾翻一世語久
而及東事將潰宗社將危則奮而欲擊感而垂
涕溪異其人問之則卽糾御史之職方郎也繼
而見擯有司問誰領此榜則畿內鹿生亦定興
人也繼而賈生之慟空高陳東之鼓不許歸來
空山而東事果潰宗社果危高陽孫公以宰相
視師聞有叅佐二人一爲祕書郎則吾友宋獻

孺一爲職方郎則未察誰何訊之獻孺家人始知卽向在金吾家所見者也喜而躍繼而高陽公以枉事者不足任請自督師有叅佐三四人而職方君冠焉更喜而躍是時儀受渭南孫公署以副將軍行大將軍事備留都竊以外寇未寧不皇處內強賊未討恥幸功於易上書高陽公請當前鋒以討虜因貽職方君書辭頗切激亦知職方君可與切激言也職方頗引爲同襟

次年高陽公上書請以儀將舟師會有格之者
儀上書闕下請以白衣從軍詔不許促之往儀
終以白衣見高陽公遂以叅丞相軍事與職方
同幕而居所共論成敗是非者晝夜不輟儀竊
喜得所因而君亦頗快之引爲小友問其字曰
伯順因稱爲伯順先生徐而及其家世譜系則
知侍御公爲先生之祖解首君爲先生之子也
侍御夫人年期頤矣猶在堂而封公年已老先

生年已艾解首年已壯解首三子又將十齡焉
各以其序承歡膝下嗟乎豈非古今之盛哉因
先生以交先生之黨友門生知封公之朴直無
異於侍御解首之朴直無異於先生也因先生
以交先生之中戚內姻知太夫人年雖高尚手
自事紉修七躬督灑掃耕織猶如少壯時也竊
嘗論之山唯朴所以興雲水唯直所以繁蔭水
唯流所以不息今於先生一門見之矣自儀墮

地三十年士大夫之巧者纖者詘其身以求榮
不過望官日以高子弟日以顯而已而究竟半
得半失之至於位高而年不及身顯而福不集
者又不知其幾矣鹿氏自侍御以來以朴直世
其家而其家之繁盛遂冠於河南北君子曰歛
時五福可儀可則五福之首曰壽壽在不息閨
壺猶然况丈夫乎于太君舉八十五辰之觴也
序其言以告夫羨者

宋母吳太孺人壽序

自國家承平以來以言兵者爲羸人故東夷卒
起當樞軸踐言路者猶黽勉言之而學士大夫
莫不掩耳禁口若或免之有身在布衣之列而
忘其位卑言高之罪言刺刺不休者瀨上宋獻
孺及元儀耳人始而訝之繼而怒之又繼而或
有憐之又繼而有許而與之於是布衣言兵事
者多矣制府新城王公首辟儀欲以爲大將軍

儀辭不受欲以爲職方郎又辭不受曰有吾友
在也於是辟獻孺以爲軍諮祭酒欲薦之於朝
獻孺辭不受乃就公車試試甫竣廣寧潰東事
迫大司馬穎上張公欲以之爲職方郎獻孺又
不受於是言兵之士有布衣起家授幕僚授特
將者而獻孺始徐應中翰之徵贊大司馬軍事
蓋古樞密直學士之職也繼而高陽孫公輟席
行邊以獻孺從蓋古所謂叅丞相軍事也而獻

孺兩尊人享高年其太夫人以是歲稱八十矣
高陽公爲文以壽之儀得辭在南服幸以子姓
之末代獻孺稱一觴太公進儀而命之曰孺子
能無一言乎儀遜謝不敏雖然吾嘗聞教於太
公矣述太公之言以壽太夫人不亦可乎方獻
孺之就徵也儀省老母而還北山隱居取道瀨
上過慰太公長跼而進曰古來智略之士俱不
敢自必其成敗今東事如壘卵我何以慰太公

唯聞之管人云選將者當選之龐奇福艾則如
獻孺者功必就志必竟身名必兩泰無疑也太
公曰嘻孺子友我子其爲我語之戰陣不勇非
孝也無以老親爲懷儀聞而汗下始知獻孺觸
忌而言兵其學蓋有本也今太夫人子孫滿膝
下所患者子無令名以遠其親耳今獻孺聞太
公之言必能賈勇以爲將帥倡勦奴馘酋反掌
事耳孺子龐奇福艾之言將終有驗也太夫人

其進此觴拭日以俟之可矣儀得終遂隱心歲
進一觴未有旣也待獻孺功成身退相與一笑
以質此言不亦可乎太公曰諾遂授之簡

朱恭人壽序

吾之友於楚得朱咸一焉咸一之友皆天下士
也我得友咸一乎哉然咸一辱而友我矣我嘗
與咸一言友曰名譽非友不彰咸一曰姑舍是
夸夸者曰幹業非友不立咸一曰姑舍是堂堂

者曰學業非友不成咸一曰庶幾哉而未也我有老母垂七十矣我聞之曰息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故吾於求友皇皇乎瞿瞿乎而未已也幸而友於天下士然非言無以將其教非言無以廸其德出而交我友恐負我親也入而奉我母恐負我友也我將歸矣能無一言使母夫人輾然進一觴乎余遜謝而未敢又二年咸一復自楚而來其所友天下士益衆時維仲春爲其太

夫人介眉壽乃又以吾之言通告其友者其友者又半我友也皆以命我夫吾以一人之言告咸一猶恐負咸一之取友况以衆人之言告咸一不幾爲咸一負哉無已則復與咸一言友吾聞太夫人之相夫子也使克振其先業友能益於是乎使著績於四方友能益於是乎諸子皆曰未也夫不能益於是則咸一歸而奉其母有餘師矣然咸一之友所以勗咸一者不敢外於

是咸一雖不待友而成太夫人聞咸一之友如是能不輟然進一觴哉豈必言貴祿利達之事而後足以壽太夫人乎然而夫子有言祿在其
中矣

顧太夫人七十壽詩序

茲八月十二日顧太夫人設悅之辰也時維七十茅子時居舊都乃羣騷人而謀之酒三行茅子執觴而進曰茲役也實惟以我友顧子非友

我友者左三進而算應茅子曰噫可以知顧子
矣遂鈇筆授簡使各言所能言竟旬日得詩二
十二篇言人人殊皆可愕然喜爽然息也茅子
曰噫此可以知顧子矣顧子曰必得子序之昇
哉吾安能益之吾聞之詩言志吾當爲釋其志
客若曰太夫人知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沈知今
不知古謂之盲瞽故能教顧子以學客若曰太
夫人知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水不能却蕭

丘之藝故能教顧子以博學客若曰未也太夫
人知大廈旣燒取水於滄海洪潦臨空伐舟於
長川則不及矣故能教顧子以經世之學客若
曰猶未也狐白不可以當暑龍艘不可以乘陸
見虎一毛不知其斑故教顧子以詞賦玄禪兵
刑百家之旁學客若曰徒學無益獨行無成雖
有天子之位而無一人之譽猶如朽枝枯樹逢
風則仆故教顧子以馳譽張羅之畋唱和不差

者其利同也故教顧子以求同志客若曰太夫人知志同者寡聲合者繁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治其功飛鳥愛羽虎豹愛爪所以輔身也故教顧子以廣交泛愛客若曰太夫人又知樹桃李者夏得休息樹蒺藜者秋得其刺日月不應非氣君子不容非類故教顧子以慎與客若曰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諛言太夫人長于華胄聞之熟矣故尤教顧子以友直諒客若

曰太夫人嘗讀士緯以孔子舉金性太多木性不足背陰向陽雄倬孤立故漢大夫曰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饑於黎丘是以教顧子以應世之術客若曰太夫人嘗歎絃者欲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斷王良之手故教顧子以溪韜處晦更諄諄其言之也客若曰德無大小各言所見吾嘗見顧子之解隙曰太夫人以畫水鏤冰與時消釋也吾嘗見顧子之慎施曰太夫人以饑馬在

慨寂然無聲投箸其傍爭心乃生也吾嘗見顧
子之儉德曰太夫人以饑歲之春從弟不讓穰
歲之秋疎客必食非疎骨肉多少之心異也吾
嘗見顧子之督子曰太夫人以濯錦以魚濯布
以灰玉不琢則南山之圓石也茅子曰我則異
於是客之言猶玉屑滿匣不成其實也夫慈母
能食子不能使子知味天下爲人母其望於子
者豈盡不如太夫人也能教其子以百美者亦

豈盡不如太夫人也太夫人之子獨以成豈人之性亦如石生而堅蘭生而香不待長養成就哉蓋太夫人質備純懿折規旋矩軒軒其範賓賓其容內孚而不飾外鑠而不張顧子教於胎習於孩日趨於高明而莫知所誘其行亦大純而無訾太夫人今齒日高神日葆大年無艾亦職此道也豈有他哉儀不佞與顧子行同志居同學其列於友簪者頗密於他客得以子姓禮

見太夫人于寢其繹客志而終以我詞太夫人
其將以爲知言矣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二十三

初游烏龍潭記

再游烏龍潭記

三游烏龍潭記

入湖州青塘門記

西湖看花記

卷第二十三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三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記一

初遊烏龍潭記

石頭城內有水一區延清涼諸山而貯之曰烏龍潭也水不沃山而山若潤山入水而水益澄觀山水者一合也有隙地一畝茅子乃開軒焉軒面水身目入於水忘其軒矣築一小閣顏之

曰森樹之交於前者色入於閣也拓於後者聲入於閣也而山與水又交入而不倦故取於萬象之森焉而主人之游此也屢矣自卜築以來無日不在焉在卽遊也而載客而遊則自七月三日始客曰宋子獻孺傳子遠度譚子友夏宋子隱於瀨者也心入於山水者久而目爲之眩傳子產此者也山水入其身者久而目爲之眩譚子楚人也家有寒河之勝而足跡遍岳瀆則

其身心山水互相入者久矣而亦曰目眩矣茅
子曰三子之目習於山水者也而清涼諸山則
一初也清涼諸山自石頭東西步步可望也而
觀山於水則一初也潭之園亭剝宇若星布焉
而自森閣而觀則一初也今之遊其吾與二三
子之初乎傳子曰情無窮而境限之境者情之
所造也二三子之觀止此乎遂鼓棹入荷叢而
不顧

再遊烏龍潭記

譚子望傳子而情不束也爲之歌茅子和之茅子曰境者情之所造也境何限情亦何限潭之水淵渟而靜靜者宜筏吾加闌焉以束水也加幔亭焉以束山也筏成而七夕至矣吳子凝甫續祠社於此社之客冒子伯磨洪子仲韋許子無念宋子譚子與余俱赴焉攬客於閣而閣不能束客陳酒於軒而軒不能束酒遂移坐於筏

驟風忽馳山不能束其雲雲截水而渡影與筏
平而傅子向入之荷叢不俟筏到而先送香矣
譚子歌之諸子和之俄而雨出林中烟出波中
電聲轟轟出客耳者數矣而筏能束客客或笠
或蓋或衛以酒靡不堅於筏也嗟乎曩之閣與
軒二三子之所目眩者也縱曰故不如新豈不
曰安勝於危耶而二三子不顧也俄而星月呈
光諸子將援筆課鵲橋仙之詞始舍筏而遷軒

宋子曰西方聖人以筏爲喻吾與二三子今日之游喻於筏矣遂題曰喻筏期越五日終筏之興焉

三游烏龍潭記

社人有潘子景升者久於社而七夕獨以它故不得與斯賞宋子遂招之而別招鍾子伯敬社人則譚子茅子與焉林子茂之兄弟爲不速客客集於筏而不能久於筏也徙於軒軒不能盡

奪筏或還筏或登閣閣者又徙而軒且筏也放
筏於隔岸登崗而呼月月出於鮮霞之內若偕
采焉長松夾之風颼颼不休則又栖靜於林木
而偕韻於清籟矣崗不能久坐又浮筏於荷之
溪三游而始及宛然鼓棹之在目譚子自歌其
曩所爲之詩歌罷復登閣而飲月入小閣倍幽
溪可想而遠林近林或顯蔽之或陰漏之或蔽
且漏之皆若爲閣設也顧視幔亭朱闌澹艷水

上客與主皆望而懔懔矣茅子曰我旬日三游而三變又安知異日之游不出三者之外乎而三者之終不可合也則又信之於所定者感而爲之記

入湖州青塘門記

湖以山水著然其平遠清曠者東南也奔騰奇峭者西北也幽微映帶唯入青塘門爲獨門以外長溪如帶縮以平橋弁山率兒孫環作屏障

固一巨觀也入閤轉而北忽有小溪沿徑藤蘿
菁篠爭古騁幽如入溪山十里卽有人家時橫
小橋或開水牖亦不知其城市也過許恭簡祠
益溪杳夷澹凡城中荒率似野廣林平衍似郊
者有矣此則湖獨於天下其南門內大水汪肆
長橋映帶亦獨於天下然絕爲兩界至此疑入
山漸深必有峭壁奇瀑不信其復有曠然一水
也行里許一橋亘之便奕奕都市矣

西湖看花記

余墮地十三年始以童子試過武林時暑焰炙
天諸昆弟皆散髮湖上先水部獨閉余一樓曰
是兒耽情山水不肯作馬上看花人也八月罷
試歸令客引之自錢塘過斷橋坐西冷遙望長
公堤而返如洛陽男子昇入賈后宮中不知身
世何在歸而夢寐起居皆若設一西湖畫障也
十五始再過時蓼莪在咏一徙倚枯柳邊卽掩

袂去十六始御琴特緩定情期讀書孤山快雪
堂自後十年雖屐跡遍天下然未嘗不歲一再
過也記憶遊境遍徹三時卽椒辛之設亦三在
垂露亭邊矣獨負花朝一醉使昭君含怨漢宮
耳常歎曰阿儂限時何減儵父限地乎丁巳與
張世調俞彥直沐浴秋山間至戊午季冬始再
過之溪口樹下老漁父慨焉歎余老余欣然荅
以詩且曰天公應不妬花時矣時千山編素如

文君新寡試以琴心挑之遂化作陽臺雲雨遊
人有鬢點梅者蹤跡其樹杳不可得何異武林
桃花片也萬象蕭瑟重山窅窅似飛燕內視三
日時遙憶其他時行素女方應嬌蕩如何耳迫
除始迴棹度歲朝卽放維待西子新粧矣陰雨
積日小樓一梅斜倚牆外輕烟時去來似東家
窺宋雖三年未許亦不禁魂斷也人日稍晴微
步孤山時周季侯補種處士梅數百株與古幹

相頽頽如遠條露華凝缸浴蘭非不碧瓦參差
而班姬長信自是先皇遺軌是後淫淋晝夜時
着屐戴笠立斷橋四盼不無是耶非耶之嘆十
四日稍霽卽期僧攜客入西溪矣行不十里過
秦庭山爲佛慧寺過寺四里許爲方井梅圃數
百千分峙十餘里傍或外突或中匿或斜寄溪
翠或連塍積白如大堤女郎入自踏歌正勝汾
陽十院整齊耳墓阡間以梅爲松楸雖百年不

伐故特多典刑尤以馬氏塚爲最每約兩三樹
可覆畝許地幹可數十圍時有新花數朶從老
幹抽枝寸許而安如白傅在洛陽時令小妓歌
楊柳枝詞雖衰稚迥然風流正堪相映再入爲
東嶽廟吳氏圃在焉周匝八十畝畝畝皆梅花
坐其深處圍幙屏障几席無非梅也盤礴片時
并驚詫歎賞俱盡若溫柔鄉外無復白雲矣况
人間世哉又六里許爲永興寺寺以梅爲徑有

兩綠萼覆廣庭世算之京所謂西溪梅也其脂
澤輝鮮枝條伸屈儼然貴人粧然回憶道傍諸
樹樹樹爭妍此獨著天下正如隋家蕭后氣焰
驚人然殿脚千人正多傾國耳晚歸得詩三首
漸近棕木場燈事方繁人家以紙燈掛梅梢往
往也大約西溪梅稱於天下者以松竹獨茂斜
觀遠插裒清剔碧若非飛瓊雙成亦不足標幟
上元夫人耳至是又益以燈光憶薛夜來十里

氤氲不在燈火時
叩自後朝霽晚晴
終不能竟
十刻當斜暉
初日時向望湖亭
一引領耳念四
日王亦房在佛慧約晤重尋舊徑殘香零落矣
獨櫻桃花數十樹窈窕若沉香亭畔人此日梅
妃雖欲受琲珠亦無奈顏面何自後日撰杏色
稍露一枝輒爲雨困鷄皮鶴髮固自不堪吳紫
玉黃鵠歌聲亦未免腸斷耳仲春之日金季真
期飲舟中自片石居放船孤山見杏樹一枝半

倚水傍條枝盤鬱朶葉麗繁兩堤千萬樹拘折
遊人手如平康狹斜不禁摧抑卽有萬里橋邊
掃眉才子亦久經兵燹矣獨此樹如金屋貴姝
不受風塵半點豈王郎千金意早亦甄后福澤
非常耶停棹盡百卮漸若花神醉矣詰朝天露
曙痕卽拉宋似祁往踞倚其下朝霞疊彩與杏
色相發北山滴翠如諸女阿姨爲整容晞髮堤
畔弱柳如小姑絮絮弄輕粧若夫短枝殘幹又

似明皇宮人爲貴妃爭價也自後又累日若雨
從漁人問湖南桃花信愈杳然十一日薄暮雨
斂歛奮步往六橋則守宮已褪枝枝將作嫁衣
裳矣十二日遂有人面映之紅益鮮潤白袷遊
人半是乞漿客也逐人足遂至定香橋下看玉
蘭樹亭立古墓側花可萬餘朶周湖十里皆可
望之藐姑仙不屑瑤臺會耳解衣質酒醉宿其
下明早雨甚復買舟看桃花或笑余惑溺吁嗟

錦衣有鴛漢室有木彼木而親焉可人使木作
白頭吟耶十六日稍霽丁香驄三花駿蹀蹀不
已奔蹄放鬣飛紅亦隨之正似載花行不覺行
花下也是夕宿舟中漏四下卽起待曉色從暝
雲中看花睡款昵萬千殊勝月下弄姿何況燈
前白日乎稍久曙色乘之露容粲發新沐蘊香
如驟鶴吹簫人雖欲近而若遠朝日益鮮回望
南山諸桃高低叢淺各逞嬌逸奔情竚態百類

千殊王大將軍開閣時人自恣情但不如金谷
中者經季倫點綴然各具胸懷也自後日泪其
中歌喉酒政筆韻茶烟皆爲消乏獨看花人與
花意猶如曩耳十七夕暴風天欲墮看花船大
半入水底余偶以在山免青陵臺自無如宋王
何然不與同死薄倖矣十八日復從雨中看殘
花十九入三竺晚照薄花上歸路出金沙灘望
之如服返容丹卽力不勝者亦低昵近人伉儷

之情老而彌篤殆謂此耶二十日自斷橋登孤
山巔遙望之正恐李夫人不肯以病姿見孝武
耳二十一日委紅滿地新綠將層當別易肺腸
領略遂入靈峰高臥翌早登妙高臺回省繁華
亟爲譜記亦何異隔江猶唱後庭花哉因就聽
泉亭試新茶數盞一洗梨花之夢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三

終